

新畫
杜甫
張曉龍
畫



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11

杜甫

請勿翻印

版權所有

杜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

111 甫

主 作 插 出

編：梁
者：林
圖：陳

實 玉 銘

秋 瑛 松

發行人：林

獻

章

法律顧問：林

樹

旺

律

師

印刷：山

興

印

刷

廠

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通訊地址：臺北郵政第96—365號信箱

電話：七〇三三三三（三線）

郵發：五三九九六六

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

版：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：松

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

K815
III
8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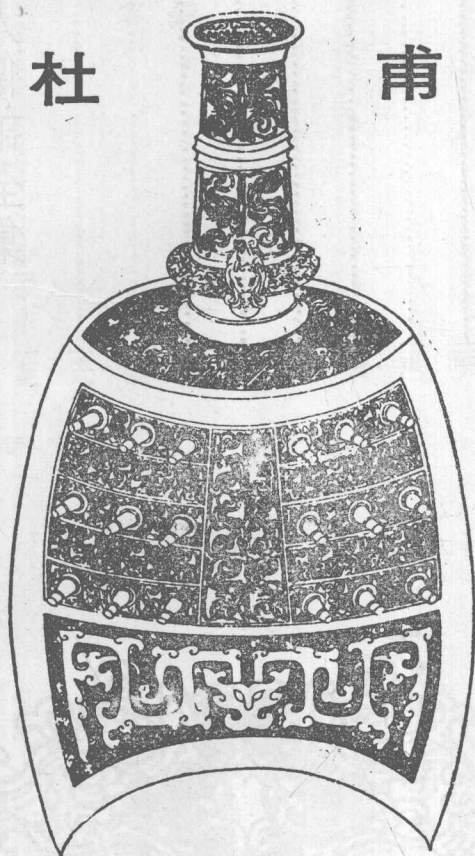
港台书室



90102388

杜

甫



●梁實秋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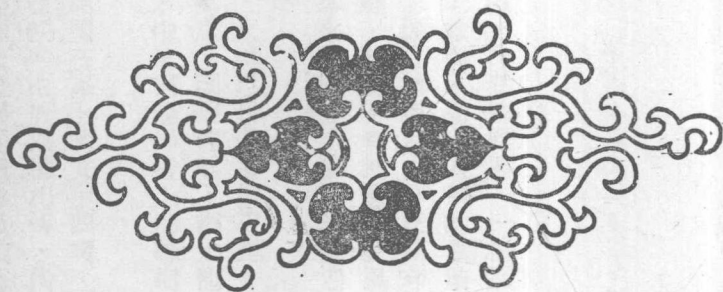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

杜甫

七歲詠詩·····	五
潛移默化·····	九
少年遊·····	三
進士不第·····	二〇
往遊齊、趙·····	三
洛陽逢李白·····	四
石門一別·····	七
功名難成·····	元



四十獻賦·····	四六
長安的詩酒生涯·····	五一
時代悲聲·····	六八
幼子餓死·····	八〇
安史之亂·····	八八
逃難歷艱險·····	九六
麻鞋見天子·····	一二三
一腔悲憤化爲詩·····	一二四
飄泊異鄉爲異客·····	一四五
密友嚴武·····	一五九
悄然長逝·····	一七五
後記·····	一八五
年表·····	一八九



七歲詠詩

唐玄宗開元六年（西元七一八年），河南鄆城（今河南許州）城西一株老榆樹邊，一幢深宅大院靜靜地守護著特有的，屬於寧謐的春日漫溢出來的芳香。依傍著老榆樹，高過人肩的石牆齊列著繞過兩旁，正好爲這幢泛著幽雅古趣的大宅邸作護衛；又彷彿是志願立於風雨中作千萬年的守護神似的，伸出雙手緊緊環抱住這一片土地。儘管石牆上已有了裂縫，疏密不齊地像經歷風霜的綢紋一般隨處分佈著，且其中有些縫隙，還紛紛地住進了綠色的房客——青苔，但它依然迎著滿面的春風，笑盈盈地不時和榆樹互相談笑著。

越過石牆，有一座假山花園，園中花木扶疏，因爲時令正逢初春，大地已自冬寒裡復甦，觸目都是枝頭新綠、花朵含苞，微風拂來，一陣一陣的泥香伴著嫩綠的氣息。園裡還鑿了個水池，池中飼養了數十條金魚，大的、小的、純色的、雜色的，愉快地悠游水中，與池岸邊上的綠樹相輝映，彷彿是小小的世外桃源。

臨著花園，有一座廂房，房中除了習字讀書的桌椅之外，就只看見擺在桌上的文房四寶，筆、墨、紙、硯。其餘擺置在房間四壁的全是書櫥，櫥中放置了滿滿的卷帙。由於累世相傳，代代翻閱，於是前人遺下的朱批注釋，密密麻麻地佈滿了厚本空白的邊頁；加上潤澤了歲月及前人手

澤的緣故，卷帙都已有老態龍鍾的跡象，雖說如此，這廂房卻一直飄送著幽然淡雅的書香，十足儒雅風度的香氣。

書房外，還迤邐著兩列廂房，分作起居室、佛堂等尋常用處來使用。雖談不上是雕梁畫棟，但也樸質大方，素雅清靜，因此，這棟宅子，自居室到花園，都貫聯著一脈特有的寧謐溫馨。不是官家大富大貴，奢靡誇飾的建築；也不是富商巨賈，粉金飾玉的虛浮，沒有珍奇玩物，只有萬卷藏書，這便是孕育社會寫實派的愛國詩人——杜甫，年幼時的環境背景。

在杜甫六歲以前，這所庭院的幽靜，還不曾給予他任何思緒涵泳的時刻，因為鄜城並不是杜甫的出生地，在遷居鄜城之前，他已住過兩個地方：一是河南鞏縣；一是洛陽。而他的祖籍是湖北襄陽。

睿宗先天元年（西元七一二年），杜府居位在河南鞏縣東二里的瑤灣，全府上下喜氣洋洋的忙進忙出，裡裡外外一片喧鬧喜樂，原來為的是杜夫人崔氏，產下一白胖麟兒，此兒是杜家的長子，也就是杜甫。

稍長，約四歲，因母親崔氏染病身亡，繼母盧氏因忙於家務，於是便將杜甫寄居在洛陽二姑母家，杜甫在建春門內仁風里，度過了兩載童玩時期。之後，舉家移居鄜城，杜甫已經七歲。

除了父親杜閑、繼母盧氏外，還有初唐頗享盛名、恃才傲物的名詩人——杜審言，伴著杜甫生活在這幽情雅緻的天地裡。這位詩人曾自負地說：「我的文章一寫出來，就是屈原、宋玉也只得拿個衙官做做，而我的書法更可以使王羲之飲恨。」說出這些狂傲話語的人，正是杜甫的祖父杜審言。

由於杜甫的父親身懸公務，必須時常外出，根本撥不出時間來爲杜甫的啓蒙教育費心，加上繼母秉性善良，嫻熟女紅及家務，她終日忙碌家事，張羅一切瑣碎家常，更無法兼顧這蓬勃欲盛的小心靈。於是，自然而然地，這個陪伴杜甫的責任，啓蒙杜甫的差事，便落在白髮皤皤的爺爺身上了。適巧這位曾經顯赫一時的爺爺，平日吟詠詩句，賞賞時節飛花之外，就是伏案揮灑。歷經風霜歲月的臉龐，雖然佈滿著深淺不一的皺紋，但並不因此而顯得老邁，反更可一窺當年的風範。至於年方七歲的杜甫，活潑性靈、乖巧點慧，正好和爺爺，一老一少互解寂寥。

書房中、花園裡，遍見爺爺孫倆的足跡。每天大約有半天的光景，常可見爺爺孫倆，聚精會神地各自坐擁書堆裡，彼此雖未交會一語，但見他們俱是帶著滿心快意的神色。偶爾，小小的杜甫，遇上生澀辭句，困惑叢生時，便緊鎖眉頭，直奔爺爺身邊，手裡握著他的卷帙，指著疑難處，畢恭畢敬地請教爺爺開示一、二，爺爺笑嘻嘻地撫下白髯，然後爲他作詳細的分析及解釋。可貴的是，這年僅七歲的孩童，竟如此鎮日埋首於文字堆裡，絲毫沒有倦怠之色，且興趣越來越濃，書籍愈看愈多，又逢著這麼一位文才濟濟的爺爺在身邊指導，日子一久，對於書卷文章的評介論述，更有超人一等的見解。除了爺爺的指導之外，當然杜甫自己下也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他天資穎悟，性又敏銳，於是，取之於卷籍中的，融合在自我胸中，加上外在環境賦予的種種感觸，觸目皆是詩、皆是文。

就在杜甫七歲這一年的某日，爺爺倆正從書房裡走到花園來，爺爺一手支腰，一手輕輕地捶著腰幹，深知詩書精髓的杜甫，自然也懂得孝道，遂趕忙從後面迎上來，笑著問爺爺說：

「爺爺，您老是看書把眼睛都看花了，而且連腰幹也挺不直了，讓孫兒替您捶兩下吧。」

一聽這小娃兒竟然如此懂得孝道，不禁高興地放開了原來輕輕揮動著的手，就著園裡的石椅子坐了下來。

小小的一雙手，配合著節奏似的，輕輕地捶在爺爺的腰部，卻也有勁道又够力量。此際，園裡又飄來一陣微風，撒了滿園的清沁吐幽的芳香。

爺爺一直滿心欣悅於這個聰穎的長孫，這時若有所思地回過頭來，看著杜甫說：「前些時候，爺爺教給你作詩賦的要訣，以及讀書的方法，你都牢記了嗎？」

「爺爺說給孫兒聽的每句話，我都牢牢記在心裡，不會忘記的，請爺爺放心。」杜甫以極恭敬的態度回答著。

「對了，」杜甫又說，「我曾遵照爺爺的教訓，自己做了一首詩，是前天在花園觀看矮枝上的新綠時，忽聽見老榆樹枝上頭，棲了一對鳥兒，正吱吱喳喳地忙得不可開交，牠們的羽毛，在陽光裡閃閃發著五彩的顏色，異常漂亮，是過去所不曾看過的珍禽，我於是靜靜站在樹下，直到牠們休息够了，又雙雙飛去。回書房的路上，使我想起『鳳凰』這種的美麗鳥類，牠象徵祥瑞，而且是異常罕見，於是我就把見到的五彩羽翼鳥兒喚做鳳凰，然後作成了詩，依照爺爺的方法與要訣，做一次寫詩的練習。」

「不料你竟懂得隨時隨地擷取詩路來源！」爺爺驚訝而讚許的說道。老人家不住的點頭，頻頻說好，一種終於沒有白費苦心的榮譽感，充塞了爺爺的心頭。爺爺心中暗忖著，他只不過是個七歲大的孩子，就有這麼敏捷的才思，真是難得，難能可貴啊！

此後，祖孫倆彷彿更加深了默契似的，杜甫愈學愈起勁，而爺爺則以一種望孫成龍的心情，

給予杜甫最佳的滋潤，可以說是毫無保留地傾篋傳授。這一段幼年生涯所奠下的基礎，無疑地，正是日後使杜甫成就不朽詩篇的不可闕漏的關鍵。

潛移默化

自從七歲詠詩這一事件以後，杜審言對杜甫更加疼愛，還不時地在親朋好友面前，誇讚他這個孫兒是如何的傑出，才思又是如此的敏捷。親友們也都一致認為，也許有一天，杜甫會像他爺爺一樣，顯赫一時，有著不可一世的文名，且會成為衆人欽羨仰慕的對象。但他們那裡知道，杜甫在後來，不僅成為後代尊崇不已的宗師，並且還是歷史上，詩歌王朝裡的至尊。在詩歌的國度裡，擁有一大片光明燦爛的領土，使得後世諸儒文人，紛紛地爭相匍匐跟進這一片豐碩的，詩的園地，甘心作他國度裡的臣民。

杜甫的幼時生活，是他一生裡最安定，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期。由於年幼的緣故，沒有生活壓力，不必負擔家計，又不需肩負任何責任，成天隨著爺爺在園中，漫步談天，要不就是在書房裡勤讀用功，苦心治學。他絕不放縱自己，很少冶遊作樂，幾乎是傾盡全力，一心學習著詩律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絲毫不曾間斷。他的恆心向學及勤奮不懈，為日後的成就，奠下了深厚的基礎。若不是在這一段安居的時日裡，涵包了豐富的學識與見解，只憑著對世事的感嘆，豈不是空有血肉而無骨！

隨侍在爺爺身旁，除了學習到做學問必備的精神、方法外，確切說來，更重要的是爺爺的身

教所給予的影響。就在杜甫年紀稍大時，爺爺常將先代的豐偉事蹟以及奉儒守官的優良傳統，講給杜甫聽，爺爺的口才流利，每當他講到先代的輝煌事蹟，使人恨不得生在當時，一睹豐采。

杜審言經常說給杜甫聽的是前代的文治武功，他們輝煌無比的先祖便是杜預——杜甫的第三代祖先。

其實，杜審言也是從上一代的傳述中得悉先祖的事蹟，並非親眼目睹，然而經他娓娓道來，卻彷彿當時人一般熟悉。

「子美，你可要專心會神哦！」子美是杜甫的字。爺爺輕輕喚他，忍不住又想告訴他，關於過去家族輝煌的歷史。

「據我所知，他是博學多通，遍覽羣籍，結交的都是名士之流，不時相互文字應酬，因此門庭若市，那番氣象直如貫虹。當時的人們，尊稱他爲杜武庫。不只是稱羨他的才華，還有他的爲人，他那豪爽、仁愛的胸懷，更使人感沐儒者風範，因而極受人們的敬愛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爺爺。」杜甫搶著答說，「其實杜公當時不只享有文名，就是武功事蹟也令人樂於稱道。爺爺，你看我說的對不對？」杜甫的神態是點慧中透著一股欽敬，他的心中正憬憧著這樣一幕遠景。

「噢，你怎麼知道的？難道我已說過了？」杜審言倒有些納悶起來。但隨即想到，這原是他說了又說，津津樂道的啊！於是笑容綻放了一臉。

除了杜甫的十三代先祖杜預擁有豐功偉蹟，另外還有杜預之子耽，曾做過涼州（今甘肅武威縣）刺史，耽孫遜，也做過魏興（陝西安康縣西北）太守。又遜子乾光之玄孫叔毗任北周硤州（



湖北宜昌縣西北）刺史。叔毗子依藝任鞏縣令（於是定居在鞏縣）。這一脈歷代爲官的傳統，是如此清晰地寫在歷史的記錄中，家族的血液中，直至依藝之子審言，是初唐的名詩人外，曾出任修文館直學士。審言之子閑也做過奉天（陝西乾縣）縣令。而杜閑是杜甫的父親，杜審言是杜甫的爺爺，雖然算不上是豐烈功蹟，但也寄托胸懷於政治，守住這一脈「奉儒守官」的光華。這一系列先人的功業，及儒學胸襟，堆積在杜甫的腦海裡，於是愈積愈深。遙想先祖當時的盛況，及儒者厚愛胸懷，在在爲日後一心想保持傳統的杜甫，在追求仕途的過程中奠定永恆的信心。

不光是敬羨昔日家族的光輝，使杜甫在早年即埋下仕進的根基，直接影響杜甫最深的便是杜審言。

杜審言本身是初唐的名詩人，豪宕志狂，聲名顯赫一時，無人能及。然而他並不留戀昔日的光彩斑斕，反而以更爲高曠幽遠的胸襟，包容了昔日的極盛，及今日的恬淡。雖然如此，但他眉宇之間，流露著一股英氣，絲毫不減當年。難怪杜甫每次瞻望著爺爺的面孔時，總隱約覺得爺爺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嚴在，但更仔細一瞧，爺爺的臉龐神態，卻又分明透著慈祥及溫和，不正就是「望之儼然，卽之也溫」的君子之風嗎？

還有爺爺的儒雅風範，豐碩文采，更像是一輪晨間的朝陽，不斷不斷地照耀在杜甫身上，給予他最適當也最豐潤的涵泳及培育。杜甫彷彿是東海裡的魚兒，在無盡無涯的水域裡遨遊、取擷所需，自然是樂趣無窮。

長大後的杜甫，自稱是詩人之孫，且大大地誇示「詩是吾家事」，又說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」。無疑地，他是深深地承襲了乃祖的遺風，故而才會產生這樣自負、優越的神氣。

少年遊

居住在鄆城的這一段日子，杜甫可以說是非常的幸福，雖然父親杜閑，沒有顯赫輝煌的功蹟、沒有豪華壯麗的宅第、沒有數百使喚的奴僕；但是平淡恬靜的生活，無形中，更涵養杜甫深思、感性的詩人氣質。

就這樣，杜甫在爺爺的薰陶下、在幸福溫馨的家庭環境裡，長成纖弱白皙的少年，滿懷的學問，透了一身的斯文，一眼看去，便知道是年少的書生。雖然身體單薄了些，但對於做學問一事，杜甫卻絲毫不鬆懈，依舊是習詩、寫大字、覽古籍。光陰匆匆流逝，當杜甫十四、五歲時候，父親杜閑問他是否願意同往洛陽，杜甫雖對於鄆城的宅邸，有無限的依戀和不捨，但一方面卻又想發揮才華，而洛陽這地方，正是文人名士薈萃的中心，一心憧憬著未來的杜甫，毫不加思索的答應了和父親一同前往繁華的京都。

於是，這位少年書生離開了培育他幼年生涯的一切景物，告別了曾和祖父專心向學，各自鑽研的書房，以及曾賦予他詩路泉源的園林花木，他並不戀戀不捨這一切，因為他心中有更遠的期望及更高的嚮往，他必須向前走，去摘取他所期許的，最燦亮的一顆星。杜甫是深深明白這層道理的，因而終於邁出了他一生裡，重要而且是關鍵性的第一步。雖然他未曾預料到，他這一走，卻是告別了一生中，唯一最爲安定、最無憂無慮、最愜意的一段生活。

杜甫來到洛陽，時爲玄宗開元十三年。

由於初唐時代，朝廷針對當時的弊病，採取了一系列的安定社會和恢復、發展經濟的措施，爲人民的生計謀福利，例如減輕租稅、設立兵制、劃分田地、全力尋求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新政策、新方針等。不僅使得唐代的政權基礎鞏固，並且有效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繁榮。

再加上朝廷對外的軍事節節勝利，到了八世紀上半期的四、五十年間，唐帝國達到昌盛、強大、富庶而又繁榮的頂點。

民生的富足，生活的安定，人民彷彿又能够再度享受到安寧統一的和諧局面。而就在這樣一個富庶繁華的時節裡，杜甫由樸實無華的小地方，置身於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，和當時遊於文藝的文人名士們，時有往來。對杜甫來說，這種置身繁華多彩、樓臺舞榭的生活經驗，是完全陌生而不可思議的，但生性厚實篤於仁愛的杜甫，並沒有迷失在聲色喧嘩裡，他只是把這種繁華現象看成是盛世的必然景觀，並沒有沉溺於其間。

當時居留在洛陽的文人相聚，是一種極爲風光且受人們景仰，傳爲美談的風尚。權貴人家遇有喜喪，也多半以名士蒞臨而感到光榮，可見當時民間對於名士、詩人之流的尊崇及敬仰，是多麼的深厚，多麼的真摯！

偶然，杜甫行走在洛陽城中大道上，注視著絡繹不絕的匆忙人潮，那種錦衣繡鞋、鮮明奪目、歡暢富足的神色，在在感覺到安和樂利的民生，是多麼令人欣悅，他心中默禱著，但願這太平盛世能够長久。

杜甫在洛陽期間，正是開元盛世，民生富足、朝廷安定、經濟繁榮，政治、民生、經濟都達

到鼎盛的景況。學術這一環，更是不落人後，詩文各有名家，其中又以詩爲普遍風尚。造成這風尚的原因，一是因爲科試設下詩賦的科目，故有心求取功名的人們，必須熟習爲詩作賦；一是因爲文風的潮流，文體的流變所趨，又配合了富庶繁華的安定社會局面，加以涵養培育。因此，習詩爲賦成爲當代的文學重心和主要象徵，或詠盛世繁華，或歌田園風光、邊塞異調、政朝興治，成爲精神上的寄托。但此時少年書生的杜甫，並沒有特殊的佳作被人傳誦，反而是文賦受到人們的讚賞。

當時文人經常聚會的地方是洛陽城中的一處酒樓，每當酒興正濃時，吟唱詩句，更加地傳神、更加逸興遄飛，他們共賞時令，同詠佳句。

杜甫雖只有十四、五歲，不過他的酒量倒很驚人。在名士薈萃的洛陽，杜甫的年少英挺，成爲人們目光所集的焦點，比起那些文士來，雖說是寂寂無聞，但當他加入文人的聚會時，卻立刻受到重視，其中尤以崔尚、魏啓心爲最，他們之間來往得最爲頻繁，崔尚和魏啓心每當欣賞過杜甫的文章時，就不禁要誇讚一番，大有相見恨晚之嘆。

有一次，崔尚及魏啓心正在飲酒論詩文，聽得在座的文士都拍掌叫好，杜甫恰好在此時跨進酒樓的門檻，崔尚帶著幾分醉意，一眼望見他，隨即離席走向杜甫，拍著他的肩說：「老弟，你來得正好，我們談得正起勁呢。」說著便將他帶到席上。

杜甫看見這多位錦繡人士，心中並不畏懼退縮，一副神色自若、自視甚高的神態。

「各位在座的文士好友，這位就是我和魏兄常常提到的少年俊士——杜甫，字子美，是個具有深遠抱負的年輕人，請各位多加照顧。」崔尚高興地介紹杜甫給大家認識。